

故
心

社121
673
部大:59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二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十三

子釋氏

隋經籍志曰佛經者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
釋迦牟尼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
母右脅而生資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
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
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為淨覺其
所說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常不滅此

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則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有敗一成一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至於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由是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醇醜之異年歲遠近亦各

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火大水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朴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初天竺中多諸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諸邪道並來騁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佛道成盡皆摧伏並爲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馮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

曰優婆夷皆去殺盜淫妄言飲酒是爲五戒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字集載爲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然佛所說我滅度後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其義如此推尋典籍自漢已上中國未傳或云久已流布遭

秦之世所以堙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土聞之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神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傳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於蘭臺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源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齋佛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

沙門安靜齋經至洛翻譯最爲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讖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以爲大得本旨漢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齋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黃初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先是西域沙門來此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石勒時常山沙門

衛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絕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元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趨諸方法法往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惠遠之襄陽後至長安苻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問遙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辭義如一初無乖舛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

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讖復齋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爲三十卷曇摩羅讖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光明曇摩讖所譯泥洹等經並爲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佛陁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分律毘法勒沙門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毗曇論並爲小乘之

學其餘經論不可勝紀自是佛法流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參共辯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謂法門者梁武帝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法律羣

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詔書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更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爲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金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又別寫藏於祕閣天下之

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十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自後人假托爲之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又有菩薩及諸深解奧義贊明佛理者名之爲論及戒律並有大小及中三部之別又所學者錄其當時行事名之爲記凡十一種今舉其大數列於此篇

隋志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一百九十八卷

唐志二十五家四十部三百九十五卷

失姓名一家元苑以下不著錄

七十四家九百四十一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五十三

宋三朝藝文志曰唐開元釋藏目凡五千四十八卷
正元藏目又二百七十五卷而禪觀之書不預焉迄
於皇朝復與翻譯太平興國後至道二年二百三十
九卷又至大中祥符四年成一百七十五卷潤文官
趙安仁等編纂新目爲大中祥符法寶咸平初雲勝
奉詔編藏經隨函索隱六百六十卷入令詔訪唐正
元以後未附藏諸經益之並令摹刻劉安仁又分太
宗妙覺祕銓爲名真宗法音集論頌贊詩爲三卷以
法音旨要爲名摹印頒行訖於天禧末又譯成七十
卷凡大乘經三百三十四卷大乘律一卷大乘論二
十九卷小乘經八十一卷小乘律五卷西方聖賢

集二十九卷今取傳記禪律纂之書參儒典者具之

宋三朝志五十八部六百一十六卷

宋兩朝志一百一十三部

宋四朝志十部

宋中興志一百家一十部七百七十五卷

四十二章經一卷

鼂氏曰天竺釋迦牟尼佛所說也釋迦者華言能
仁以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生十九學
道三十學成處世演道者四十九年而終蓋年七
十九也沒後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纂掇其平生之

言成書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雖傳而泯絕於秦火張騫使西域已聞有浮屠之教及明帝感傅毅之對遣蔡愔秦景使天竺求之得此經以歸中國之有佛書自此始故其文不類他經云佛書自愔景以來至梁武帝華林之集入中國者五千四百卷曰經曰論曰律謂之三藏傳於世盛矣其徒又或摘出別行爲之註釋疏抄至不可選紀而通謂之律學厥後達磨西來以三藏皆筌蹄不得佛意故直指人心俾之見性衆尊之爲祖學之者布於天下雖曰不假文字而弟子錄其善言往往成

書由是禪學興焉觀今世佛書三藏之外凡講說之類律學也凡問答之類禪學也藏經猥衆且所至有之不錄今取其餘者列於篇此經雖在藏中然其見於經籍志故特取焉

陳氏曰後漢竺法蘭譯佛書到中國此其首也所謂經來白馬寺者其後千經萬論一大藏教乘要不出於此

水心葉氏曰按四十二章經質略淺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戎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教彼浮屠

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披折解剝別其真妄
究其終始爲聖狂賢不肖之分蓋世外奇偉廣博
之論也與中國之學皎然殊異豈可同哉世之儒
者不知其淺深猥欲強爲攘斥然反以中國之學
佐佑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於道鮮矣
朱子語錄曰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
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
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
葉各自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皆是剽竊
老列意思變換以文其說四十二章經之說却自

平實如言彈琴弦急則絕慢則不響不急不慢乃
是大抵是偷老莊之意後來達磨出來一切掃盡
至楞嚴經做得極好

金剛般若經一卷

鼂氏曰後秦僧鳩摩羅什譯唐僧宗密僧知恩皇
朝思元仁賈昌朝王安石五家注予弟公愬日誦
三過予靳之曰汝亦頗知其義乎對曰知之其義
明萬物皆空故古人謂以空爲宗也予曰金剛者
堅固不壞之義也萬物之空何以謂之金剛復曰
六如偈其言明甚獨柰何因語之曰汝之過正在

以有爲法同無爲法以真空同頑空耳張湛曰身
與萬物同有其有不有心與太虛同無其無不無
庶幾知此哉

六祖解金剛經一卷

鼂氏曰唐僧惠能注金剛經凡六譯其文大概既
同時小異耳而世多行姚秦鳩摩羅什本

六譯金剛經一卷

陳氏曰此經前後六譯各有異同有弘農楊顛者
集爲此本大和中中貴人楊承和集右軍書刻之
興唐寺

石本金剛經一卷

陳氏曰南唐保大五年壽春所刻乾道中劉岑崇
高再刻於建昌軍不分三十二分相傳以爲最善
禪宗金剛經解一卷

鼂氏曰皇朝安保衡採摭禪宗自達磨而下發明
是經者參釋之序稱其有言涉修證者北宗法門
也舉心卽佛者江西法門也無法無物本來如是
者曹溪法門也

六祖序如來所說金剛般若波羅蜜與法爲名其
意謂何以金剛世界之寶其性猛利能壞諸物金

雖至剛羚羊角能壞金剛喻佛性羚羊角喻煩惱
金雖堅剛羚羊角能碎佛性雖堅煩惱能亂煩惱
雖堅般若智能破羚羊角雖堅寶鐵能壞悟此理
者了然見性涅槃經云見佛性者不名衆生如來
所說金剛喻者祇爲世人性無堅固定慧卽亡口
誦心行定慧均等是名究竟金在山中不知是寶
亦不知是山何以故爲無性故人則有性取其寶
用得遇金師鑿鑿山破取礦烹煉遂成精金隨意
使用得免貧苦四大身中佛性亦爾身喻世界人
我喻山煩惱爲礦佛性喻金智慧喻工匠精進勇

猛喻鑿鑿身世界中有人我山人我山中有煩惱
礦煩惱礦中有佛性寶佛性寶中有智慧工匠用
智慧工匠鑿破人我山見煩惱礦以覺悟火烹煉
見自金剛佛性了然明淨是故以金剛爲喻因以
爲名也

又曰大藏教般若經合六百卷四處共十六會此
金剛經是十六會中第九會六百卷中第五百七
十七卷謂談般若有八部謂大品小品放光光讚
道行勝天王文殊問金剛屬第八部中自佛滅度
後九百年間西竺天親菩薩師事無著天親欲釋

金剛經乃問無著無著遂入日光定上兜率問慈
氏慈氏以八十行偈授無著天親依此造論三卷
躡須菩提三種問答斷二十七疑釋此金剛一卷
經文

穎濱蘇氏曰金剛經所謂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
而有差別者謂以無而爲法耳非別有無爲之法
也然自六祖以來皆讀作無爲之法蓋僧家拙於
文義耳

餘見楞嚴條下

按經文言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又言一切有爲法
語意相對故誤讀作無爲然有卽有爲無則不必

言爲矣有爲法而視同夢幻泡影露電則終歸於
無而已無與無爲是兩義無爲者清淨之謂也老
氏之說無者空寂之謂也佛氏之說

了翁陳氏曰佛法之要不在文字而亦不離於文
字文字不必多讀只金剛經一卷足矣世之賢士
大夫無營於世而致力於此經者昔嘗陋之今知
其亦不癡也此經要處只九箇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梵語九字華言一字一覺字耳中庸誠字

卽此字也此經於一切有名有相有覺有見皆掃

爲虛妄

佛非佛法非法衆生
我相非我相之類

其所建立者獨此九

字

惟阿耨菩提則不曰非阿耨菩提
提蓋世念盡空則實體自見也

其字九其物一

是一以貫之之一非一二三四之一也是不誠無物之物非萬物散殊之物也年過五十宜卽留意勿復因循此與日用事百不相妨獨在心不忘耳但日讀一遍讀之千遍其旨自明蚤知則蚤得力朱子曰金剛經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

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他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爾無心了方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以後只管纏去只是這兩句如這卓子則云若此卓子是名卓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卽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箇無

圓覺了義經十卷

陳氏曰唐尉賓佛陀多羅譯

圓覺經疏三卷

鼂氏曰唐長壽二年天竺僧覺救譯宗密疏解圓覺之旨佛爲十二大士說如來本起因地修之以

三觀楞嚴之旨阿難因遇魔障燒問學菩提最初
方便終之以二義蓋圓覺自誠而明楞嚴自明誠
雖若不同而二義二觀不出定慧其歸豈有二哉
萬行首楞嚴經十卷

陳氏曰唐天竺般刺密諦烏長國彌迦譯語宰相
房融筆授所謂譯經潤文者也

楞嚴經疏二十卷

鼂氏曰唐神龍二年中天竺國僧彼岸於廣州譯
房融筆授皇朝僧于璿撰

楞嚴標指十卷

鼂氏曰皇朝僧曉月撰其弟子應乾錄范岫爲之
序圓覺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指月其名書之意蓋
取此

會解楞嚴經十卷

鼂氏曰唐僧彌伽釋迦譯語房融筆授皇朝井度
集古今十二家解去取之成書予嘗爲之序
穎濱蘇氏曰楞嚴經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
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夫可以直
造佛地矣

又曰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於一外緣六塵流而

爲六隨物淪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衆生爲設方便使知出門卽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中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內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爲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旣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旣滅寂滅見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

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卽與諸佛無異矣旣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故名須陀洹乃廢經而嘆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邪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

耳予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言之

朱子語錄曰楞嚴經只是強立一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楞嚴前後只是說呪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佛者覺其陋而加之耳又譯經而不譯呪想其徒見呪本淺近故特地不譯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語答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爲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

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說出楞嚴經此經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平實

楞伽經四卷

鼂氏曰宋天竺僧求那跋陀羅譯楞伽山名也佛爲大慧演道爲此山元魏僧達磨以付僧慧可曰吾觀中國所有經教唯楞伽可以印心謂此書也

釋延壽謂此經以佛語心爲宗而李通元則以爲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宗按經說第八業種之識名爲如來藏言其性不二明僞卽出世也延壽所云者指其理通元所云者指其事非不同也陳氏曰有宋魏唐三譯宋譯四卷唐譯七卷正平張戒集註蓋以三譯參校同舊注本莫知誰氏頗有倫理亦多可取句讀遂明白其八卷者分上下也

東坡蘇氏書後曰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

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爲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爲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女子抵掌嬉笑爭談禪說高者爲名下者爲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徒見其有

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
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或不能句而况遺
文以得義志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世
幾廢而僅存也

六祖解心經一卷

鼂氏曰唐僧慧能解慧能其徒尊之以爲六祖

忠國師解心經一卷

鼂氏曰唐僧慧忠肅宗師事之此其所著書也

心經會解一卷

鼂氏曰唐陳留僧元奘譯併注般若者華言智慧

波羅蜜多者華言到彼岸謂智可以濟物入聖域
也長安中僧法藏爲之疏元豐中僧法泉亦注之
司馬溫公書心經後曰余嘗聞學佛者言佛書入
中國經律論三藏合五千四十八卷般若經獨居
六百卷學者撮其要爲心經一卷爲之注者鄭預
最簡而明余讀鄭注乃知佛書之要盡於空一字
而已或問揚子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
揚子曰作此者其有懼乎此經云照見五蘊皆空
度一切苦厄似與揚子同指然則釋老之道皆宜
爲憂患之用乎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余觀

其與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乃知文公於書無所不觀蓋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侵亂爲學佛書者所先邪今之學佛者自言得佛心作佛事然皆不免侵亂於事物則其人果何如哉朱子語錄問心經旣說空又說色如何曰他蓋欲於色見空耳大抵只要鶻突人

維摩詰所說經十卷

鼂氏曰天竺維摩詰撰西域謂淨名曰維摩詰廣嚴城處士也佛聞其病使十弟子四菩薩往問訊

皆以不勝任固辭最後遣文殊行因共談妙道遂成此經其大旨明直俗不二而已淨名演法要者居世出世也不以十弟子四菩薩爲知法者斥其有穢淨之別也文殊大智法身之體也淨名處俗法身之用也俾體用相酬對皆真俗不二之喻也姚秦僧鳩摩羅什譯按開元釋教錄云羅什者華言童壽天竺人苻堅遣呂光破西域俘之以歸姚興迎長安譯經於逍遙園凡四十部此其一也本三卷十四品其後什之徒僧肇道生道融等爲之注釐爲十卷子得之董太虛家蓋襄陽本也唐李

繁頗言此注後人依托者

遺教經一卷

陳氏曰佛涅槃時所說唐碑本

山谷黃氏曰遺教經譯於姚秦弘始四年在王右軍沒後數年弘始中雖有譯本不至江南至陳氏時有譯師出遺教經論於是並行今長安雷氏家遺教經石上行書貞觀中行遺教經勅令擇善書經生書本頒焉勅與經字是一手但真行異耳余平生疑遺教非右軍書比來考尋遂決定知非右軍書矣

西山真氏跋曰遺教經蓋瞿曇氏最後教諸弟子語今學佛者罕常誦而習之也蓋自禪教既分學者往往以爲不階言語文字而佛可得於是脫略經教而求所謂禪者高則高矣至其身心顛倒有不堪檢點者則反不如誦經持律之徒循循規矩中猶不至大謬也今觀此經以端心正念爲首而深言持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至謂制心之道如牧牛如馭馬不使縱逸去瞋止妄息欲寡求然後由遠離以至精進由禪定以造智慧具有漸次梯級非如今之談者以爲一起可到如來地位也宜學

佛者患其迂而不若禪之捷歟以吾儒觀之聖門
教人以下學爲本然後可以上達亦此理也學佛
者不由持戒而欲至定慧亦猶吾儒捨離經辨志
而急於大成去洒掃應對而語性與天道之妙其
可得哉余謂佛氏之有此經猶儒家之有論語而
金剛楞嚴圓覺等經則易中庸之比未有不先論
語而可遽及易中庸者也儒釋之教其趣固不同
而爲學之序則有不可易者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西山真氏跋曰余自少讀普門品雖未能深解其
義然嘗以意測之曰此佛氏之寓言也昔唐李文
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惡風吹船飄入鬼國師
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
曰發此瞋恚心便是黑風吹船飄入鬼國也吁藥
山可謂善啟發人矣以是推之則知利欲熾然卽
是火坑貪愛沉溺便是苦海一念清淨烈焰成池
一念警覺船到彼岸災患纏縛隨處而安我無畏
怖如械自脫惡人侵凌待以橫逆我無忿嫉如獸
自奔讀是經者作如是觀則知彌陀大士真實爲

人非浪語者

阿彌陀經一卷

陳氏曰唐陳仁稜所書刻於襄陽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二十六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二十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十四

子釋氏

華嚴經八十一卷

陳氏曰唐于闐寶義難陀譯

華嚴合論一百二十卷

鼂氏曰按纂靈記云華嚴大經龍宮有三本佛滅度後六百年有龍樹菩薩入龍宮誦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流傳天竺晉有沙門支法領得下本分

三萬六千偈至此土義熙十四年譯成六十卷唐
證聖元年于闐沙門喜學再譯舊文兼補諸闕通
舊總四萬五千頌成八十卷三十九品合論者唐
李通元所撰通元太原人宗室子也當武后時隱
居不仕舊學佛者皆曰佛說此經時居七處九會
獨通元以爲十處十會云

朱子語錄曰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
緣生之類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必謂此孔子
所不及今學者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
得身已出來他底四大卽吾儒所謂魂魄十二緣

生在華嚴合論第十二函卷佛說本言盡去世間
萬事其後黠者出却言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萬事
門中不舍一法

華嚴合論法相撮要一卷

陳氏青谷曰真際禪師以唐李長者通元合論撮
其要入手藁爲圖

華嚴經清涼疏一百五十卷

鼂氏曰唐僧澄觀撰澄觀居清涼山號清涼國師
卽韓愈贈之詩者文元公有言曰明法身之體者
莫辯於楞嚴明法身之用者莫辯於華嚴學佛者

以爲不刊之論

華嚴決疑論四卷

鼂氏曰李通元撰通元旣爲華嚴合論又著此書皇朝張商英使河東得之壽陽縣東浮屠廢書中華嚴經略一卷

鼂氏曰唐僧澄觀撰澄觀旣疏華嚴又撮其大意爲此凡四十二章

法界觀一卷

鼂氏曰唐僧杜順撰華嚴最後品法名曰法界叙善財參五十三位善知識經文廣博罕能通其說

杜順乃著是書宗密注之裴休爲之序

華嚴起信文一卷

鼂氏曰唐僧善攷撰攷潭州太平寺僧也每品一章撮其大指凡三十九章

華嚴經百門義海兩卷

鼂氏曰唐僧法藏撰藏長安崇福寺僧也分十章華嚴奧旨一卷

鼂氏曰唐僧法藏撰又曰妄盡還源觀凡六門

華嚴吞海集一卷

鼂氏曰皇朝僧道通述華嚴經七處九會三十九

品五萬四千偈其文浩博澄觀爲之疏尤難觀覽
道通約之成萬三千言以便初學

法界披雲集一卷

鼂氏曰皇朝僧道通述杜順纂華嚴經義撰法界
觀道通又分十元門

法界摭要記四卷

鼂氏曰皇朝僧遵式述其序云元豐初覽清涼元
鏡圭峰注取其合者錄之

法華言句二十卷

鼂氏曰唐僧智顓撰智顓居天台山號天台教五

代兵亂其書亡錢俶聞高麗有本厚賂因賈人求
得之至今盛行於江浙

六祖壇經三卷

鼂氏曰唐僧惠眇撰記僧盧慧能學佛本末慧能
號六祖凡十六門周希後有序

陳氏曰僧法海集

水懺三卷

雲龕李氏序略曰昔梁武帝爲其妻郗氏墮龍類
中誌公教之製懺文十卷其言深博愷至禮誦者
多獲冥報後人因之更製此懺文約而事備使誦

之者不勞而獲善利亦方便之一也或曰二懺文
多寡有異而獲報豈亦然乎予曰心法無邊文字
有限報亦有限今以無盡心爲無盡施豈以文字
爲量哉華嚴上部偈如微塵而流傳此方止八十
卷楞伽大部十萬偈而達磨傳以爲心要者纔四
卷般若六百卷而心經總其要止二百五十八字
豈可以多寡量之乎若能破一微塵出大經卷則
一大藏教盡自此中流出施者受者物我兼忘罪
福空華兩無處所子又如何問者茫然余曰若以
空無相無作而不起大悲心度衆生者是寂滅行

非菩薩行若起悲心見有一衆生得度而度者是
有漏行非菩薩行應以無所度而度是爲真度無
所施而施是爲真施如是而施福不唐捐行矣仁
者布施勿疑問者懽喜踊躍而去

肇論四卷

鼂氏曰姚秦僧洪肇撰師羅什規模莊周之言以
著此書物不遷不真空涅槃無知般若無名四論
傳燈錄云肇後爲姚興所殺

觀心論一卷

鼂氏曰魏菩提達磨撰

百法論一卷

鼂氏曰唐僧元奘譯西域僧天親所造所謂一切法者其略有語一心法二心所有法三色法四心不相應行法五無爲法心法八種心所有法五十一種色法十一種心不相應行法二十四種無爲法六種故曰百法

起信論一卷

鼂氏曰唐僧宗密註僧真諦譯天竺第十一祖馬鳴大士所造也雖云名相蓋明心宗指義元微文辭明緻故盛行於世若肇論百法唯識及此義者

皆專門名家故藏中所收亦錄於此

辯正論八卷

鼂氏曰唐釋法琳撰潁川陳良序云法琳姓陳關中人著此書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宣和中以其老子語焚毀其第二第四第五第八凡五卷序文亦有剪棄者

破邪論二卷 甄正論三卷

鼂氏曰唐釋法琳撰已上三書皆經宣和焚毀藏中多闕故錄之

按破邪甄正二論昭德讀書記以爲宣和焚毀藏

中多闕然愚嘗於村寺經藏中見其全文破邪論
專詆傳奕而併非毀孔孟所謂詖淫邪遁之辭無
足觀者甄正論譏議道家如度人經璇璣停輪處
以爲璇璣無停輪之理使停輪至七日七夜則宇
宙顛錯而生人之類滅矣無極曇誓天及龍變梵
度天處以爲曇與梵二字出自佛書佛法未入中
國之前經傳中並無此二字豈有天地名號而剽
竊佛書字義乎又如河上公道德經章句序言漢
文帝駕詣河上公問道而河上公一躍騰雲帝知
是神人下輦稽首從受章句二卷以爲漢史帝紀

車駕每出必書何獨不書駕詣河上公問道之事
且孝文好黃老言立渭陽五帝廟則因新垣平平
一方士其說至卑陋帝尊寵之而史亦備述之河
上公之事奇偉如此何獨見遺於班馬乎乃羽人
道士輩自創此說大意如此不能
悉記其詞語此論頗當意必
借筆於文學之士沙門輩恐不能道也

原人論一卷

鼂氏曰唐僧宗密撰斥執迷褊淺直顯真源余通
本末凡四篇

輔教編五卷

龍氏曰皇朝僧契嵩撰藤州人皇祐間以世儒多
詆釋氏之道因著此書廣引經籍以證三家一致
輔相其教云

元聖蘧廬二卷

龍氏曰唐李繁撰繁學於江西僧道一敬宗時常
與丁公著陸亘入殿中抗佛老講論唐虞愈稱其
家多書一覽終身不忘太和中舒元輿誣其濫殺
不辜繫獄知且死著書十六篇以明禪理自謂臨
死生而不懼賢於顏回在陋巷不改其樂嗚乎可
謂賢矣而史載其平生行事甚醜獨何歟

宗鏡錄一百卷

龍氏曰皇朝僧延壽撰延壽姓王氏餘杭人法眼
嫡孫也建隆初錢忠懿命居靈隱以釋教東流中
夏學者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
互相矛盾乃立重閣館三宗知法僧更相詰難至
詖險處以心宗旨要折衷之因集方等祕經六十
部華梵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成此書
學佛者傳誦焉天台者僧知顛也解法華經賢首
者僧法藏也述華嚴經慈恩者僧元奘也譯般若

經

釋氏要覽三卷

鼂氏曰皇朝僧道成集雜錄釋典旁求書傳分門編次成二十類天禧三年書成

弘明集十四卷

鼂氏曰梁釋僧祐纂僧祐居鍾山定林寺號右律師采前代勝士書記文述有益於釋教者

廣弘明集三十卷

鼂氏曰唐僧釋道宣撰道宣麟德初居西明寺以中原自周魏以來重老輕佛因采輯自古文章下逮齊隋發明其道者以廣僧祐之書分歸正辯惑

佛德法義僧行慈惻誠功啟福滅罪統歸等十門林間錄四卷

鼂氏曰皇朝僧德洪撰記高僧嘉言善行謝逸爲之序然多寓言如謂杜祁公張安道皆致仕居睢陽之類疎闊殊可笑

景德傳燈錄三十卷

鼂氏曰皇朝道原編其書披奕世祖圖采諸方語錄由七佛以至法眼之嗣凡五十二世一千七百一人獻於廟詔楊億李維王曙同加裁定億等潤色其文考正差謬遂盛行於世爲禪學之源夫禪

學自達磨入中原世傳一人凡五傳至慧能通謂
之祖慧能傳行思懷讓行思之後有良价號洞下
宗又有文偃號雲門宗又有文益號法眼宗懷讓
之後有靈祐慧寂號滄仰宗又有義元號臨濟宗
五宗學徒徧於海內迄數百年臨濟雲門洞下日
愈益盛嘗考其世皆出唐末五代兵戈極亂之際
意者亂世聰明賢豪之士無所施其能故憤世嫉
邪長往不返而其名言至行譬猶聯珠疊璧雖山
淵之高深終不能掩覆其光彩而必輝潤於外也
故人得而著之竹帛罔有遺軼焉

玉英集十五卷

鼂氏曰皇朝王隨撰先是楊億編次傳燈錄三十
卷隨刪去其繁大半上之

致堂胡氏序曰學必有疑疑必有問問必資於賢
智於我者問非所疑答不酬問與夫不待問而自
告之此師弟子之失也傳燈錄所載釋子以葛藤
目之其失在此矣今獨取其敷揚明白者庶易以
考其是非焉若夫談鬼怪舉詩句類俳戲如誑誕
者則盡削之或謂予爲蔽曰曾不聞粗言細語無
非第一義而於其間妄生揀擇是豈禪意予曰以

鬼怪詩句俳戲誕誑之說相唱和於穿穴空籠混
漾無實之中是爲遁辭乃得法者之所訶也觀少
林啟迪姬光警發梁武莫非的確要論何有如末
流蘿蔓輻輳不可致詰者哉雖然此亦就其心聲
而去取之非宗其道也夫意由心生而意非心心
由性有而初非性也今釋者之論心纔及意耳其
論性纔及心耳是自名見性而未嘗見性也未嘗
見性於是以世界爲幻以性命爲欲以秉彜爲妄
以事理爲障雖清淨寂滅不著根塵而大用大機
不足以開物成務特以擎拳植拂揚眉瞬目遂爲

究極則非天地之純全中庸之至德也

天聖廣燈錄三十卷

鼂氏曰皇朝駙馬都尉李遵勗編自釋迦以降仁

宗御製序

分燈集二十五卷

鼂氏曰皇朝井度編蓋續三燈錄也

建中靖國續燈錄三十卷

鼂氏曰僧維白編維白靖國初住法雲寺駙馬都
尉張敦禮以其書上於朝徽宗爲之序分正宗對
機拈古頌古偈頌五門

禪苑瑤林一百卷

鼂氏曰井度編取三燈錄所載祖師言行附入諸方闡提語句且考正其差誤云

緇林古鑑二十四卷

浮屠慧邃撰雲龕李氏序略曰邃以所著緇林古鑑示予曰此書起漢永平訖唐貞觀上下數百年用高僧續高僧求法法顯等數家之書芟其繁冗以類相從爲四十九門二十四卷總二千二百七十一事傳授之本末教法之興替高勝之行業幽顯之報應莫不畢載慧邃之爲此書非務博聞而

己將俾學者考古以鑑令知所畏慕誘掖其善意而策發其怠惰於教法有序焉請序而行之某曰人之學道要臻其極而剛柔緩急受才有不同今子之書以事從人以人從目覽者各以類求之而知慕向焉所得斯過半矣

嘉泰普燈錄三十卷

陳氏曰僧正受編三錄大抵與傳燈相出入接續機緣語句前後一律先儒所謂遁辭也然本初自謂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今四燈總一百二十卷數千萬言乃正不離文字耳

龐公語錄十卷

鼂氏曰唐龐公襄陽人與其妻子皆學佛後人錄其言成此書

羅漢因果識見頌一卷

陳氏曰天竺闍那多迦譯首有范仲淹序言宣撫河東得於傳舍藏經所未錄者十六羅漢爲比丘摩拏羅等說

雪竇頌古八卷

鼂氏曰皇朝僧道顯居雪竇山所謂頌古者猶詩人之詠古云

宗門統要十卷

陳氏曰建溪僧宗永集

鮑埜宗記

永嘉鮑埜撰水心序曰佛學由可至能自爲宗其說蔓肆數十萬言永嘉鮑埜刪擇要語定著百篇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爲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不用卽已爲佛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璨數人大喜決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已乎予不得而知也已之

果爲佛乎予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爲學倒佛之言而自爲言皆自以爲已卽佛而甚者至以爲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之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狄技絕之易爾不幸以吾中國之人爲非佛之學以吾中國文字爲非佛之書行於不可行立於不可立草野倨侮廣博茫昧儒者智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中國之人非佛非已蕩逸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足爲大感歎予嘗問堊儒之强者慍

弱者眩皆莫之睨子以何道知之又爲之分高而別下取要而舍煩哉堊曰無道也悟而已矣其爲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予聞其言愈悲夫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今悟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大乎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悟矣

雪峯廣錄二卷

陳氏曰唐真覺大師義存語承相王隨序之隨及楊大年皆號參禪有得者也

古塔主語錄三卷

龜氏曰皇朝僧道古撰范文正喜之嘗親爲疏請
說法有句云道行無玷孤風絕攀時以爲非溢美
也

碧巖集十卷

龜氏曰皇朝僧克勤解雪竇頌古曰碧巖集

法藏碎金十卷

陳氏曰太子少傅龜迥撰

景祐天竺字源七卷

陳氏曰僧相淨等集進以華梵對翻有十二聲三
十字母各有牙齒舌喉唇五音仁宗御製序吳郡

虎邱寺有賜本如新

金園集三卷 天竺別集三卷

陳氏曰並錢塘天竺僧遵式撰世所謂式懺主是
也

道院集要三卷

陳氏曰王古撰以龜迥法藏碎金耄智餘書刪重
集碎別爲此篇

大慧語錄四卷

陳氏曰僧宗呆語其徒道謙所錄張魏公序之

禪宗頌古聯珠集一卷

陳氏曰僧法應篇

釋迦氏譜十卷

鼂氏曰唐釋僧祐撰僧祐以釋迦譜記雜見於經論覽者難通因纂成五卷又取內外族姓及弟子名氏附於後

高僧傳六卷

鼂氏曰蕭梁僧惠敏撰分譯經義解兩門

高僧傳十四卷

鼂氏曰蕭梁僧釋慧皎以劉義宣靈驗記陶潛搜神錄等數十家並書諸僧殊疎略乃博采諸書咨

訪古老起於永平十年終於天監十八年凡五百五十二載二百五十七人又附見者二百餘人分爲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遺身誦經興福經師唱道十科

續高僧傳三十卷

鼂氏曰唐僧道宣撰藝文志作道宗大明寺僧也以慧皎會稽人故其書詳於吳越而略於燕魏故上距梁天監下終唐貞觀十九年百四十四載編載二百四十人附見者又一百六十人分譯經解義集禪明律護法感通遺身讀誦興福雜科凡十

門

求法高僧傳二卷

鼂氏曰唐僧義淨撰義淨垂拱中往天竺求佛經
既還因纂集唐僧往西域者五十六人行事

比丘尼傳四卷

鼂氏曰蕭梁僧寶唱撰起晉升平訖梁天監得尼
六十五人爲之傳以檢淨爲首寶唱金陵人藝文
志有其目

僧寶傳三十二卷

鼂氏曰皇朝僧德洪撰其序云五家宗派嘉祐中

達觀曇穎嘗爲之傳載其機緣語句而略其終始
行事德洪謂入道之緣臨終之效有不可闕者遂
盡掇遺編別記補以諸方之傳又自嘉祐至政和
取雲門臨濟兩宗之裔絕出者合八十七人各爲
傳係之以贊云

正法世譜

王質景文撰自序略曰其書始周昭王二十四年
甲寅釋迦佛生至隆興元年癸未大慧卒得二千
二百八十五年以史記通鑑及皇極經世相參以
爲正其間諸宗師出某鄉姓某氏舍某家所從師

某人受具所游方某所出世某所得法某人授法
某人其平生所可見某事終某所塔某所壽若干
臘若干做史記年表列之此世譜大略也蓋自大
藏經之餘諸史諸集四方圖經諸誌銘若近儒釋
之徒所著未及入藏者皆哀以爲資大慧以降方
歷訪其人續之未艾也竟余世而已

開元釋教錄三十卷

鼂氏曰唐僧智昇撰智昇在開元中纂釋氏諸書
入中國歲月及翻譯者姓氏以楞嚴經爲唐僧懷
迪譯張天覺以懷迪與菩提流支後魏僧其言殆

不可信也

釋書品次錄一卷

陳氏曰題唐僧從梵集未有黎陽張翬跋稱大定
丁未蓋虜中板本也

法寶標目十卷

陳氏曰戶部尙書三槐王古敏仲撰以譯藏諸函
隨其次第爲之目錄而釋其因緣凡佛會之先後
華譯之異同皆是著之古旦之曾孫入元祐黨籍
致堂胡氏崇正辯序曰崇正辯何爲而作歟闢佛
氏之邪說也佛之道孰不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

不親其親而謂異姓爲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師
爲法王棄其妻子而以生續爲罪垢是淪三綱也
視父母如怨仇則無惻隱滅類毀形而不恥則無
羞惡取人之財以得爲善則無辭讓同我者卽賢
異我者卽不肖卽無是非是絕四端也三綱四端
天命之自然人道所由立惟蠻夷戎狄則背違之
而毛鱗蹄角之屬咸無焉不欲爲人者已矣必欲
爲人則未有淪三綱絕四端而可也釋氏於此不
單掃除自以爲至道安得不謂之邪歟豈特此哉
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佛不

言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鬼佛不言人而言鬼
人不能免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言經常道所以
然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之後死之前所當
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後生見聞思議皆實
證也佛不以爲實而言耳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
至善之德盡於乾坤也佛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
地之下與八荒之外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恤
草木之榮枯而憫飛走之輪轉百骸內外無非形
也佛不除手足而除髮鬚不廢八竅而防一竅等
慈悲也佛獨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蛇虺

等棄舍也佛獨使人棄舍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棄捨其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刑災禍未嘗可以咒度也佛必欲度之而伏屍百萬烈焚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說之疎漏畔戾而無據之大略也非邪而何今中國之教無父無君則聖賢闢之萬世不以爲過中國之治弑父與君則王法誅之人心不以爲虐至於詭術左道皆重加禁絕所以扶持人紀計安天下也釋氏之說盡麗乎此數者吾儒反相與推尊歸向無乃有三蔽乎三蔽

謂何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夫闖光於隙穴者豈知日月之大明囿知於一物者豈盡陰陽之變化此凡民淺識也佛因而逃之曰世界不可以數計生死不可以世窮於是不智者亦從而惑矣身拔一毫則色必慄然變足履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民懦氣也佛因而惴之曰報應之來迅於影響之答幽冥之獄倍於金木之慘於是不勇者亦從而慙矣迫窮患害必起饒益之想謀及悠遠必爲子孫之慮此凡民貪情也佛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咸備壽富不足言造吾之地則超位高明

天帝不足貴於是不仁者亦從而貪矣吾儒誠能窮理養氣而宅心必無此三蔽有此三蔽是衣冠身而衆庶見也是引貊入中國以爲未快又與禽獸同羣而不知避也何乃不思之甚哉無亦可悼之極哉雖賢智之士有出塵之趣高世之念者以事爲膠擾非清淨妙因之體也則曰吾豈有貪懼如愚夫之所期歟蓋將求佛所謂無上法第一義者悟徹此心耳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衣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軻之道昭覺萬世凡南面之君循之則人與物皆蒙其福背之則人與物皆受其殃

載在方冊之迹著矣其原本於一心其效乃至於此不可禦也今乃曰是未足以盡吾本心兼利萬物爲高士也豈不猶食五穀而曰不足以飫登太山而曰不足以崇者乎盍亦師聖人之言窮萬物之理反求諸心乎今於聖人之言未嘗思於萬物之理未能窮志卑氣餒佹佹然如逆旅之人也乃率然曰妙道非六經所能傳亦何言之易邪假曰孔孟有未言者故佛言之佛言其妙所以出世而孔孟言其粗所以應世耳其心則一也然則以耳聽以目視以口言以足行飢而食渴而飲冬而裘

夏而葛旦而動晦而息戴皇天履后土皆孔孟日用之常佛老何不一槩反之而亦與之同乎同其粗而不同其精同其心而不同其名曰出世而其日用與世人無以異烏在其能出乎故道不同不相爲謀儒與佛不同審矣佛者未嘗爲儒謀而儒之陋者無不爲之謀悅其受記之媚承其外護之諂張而相之扶而興之至使非毀堯舜詆譏邱軻曾不以爲疾也一有距西方之說者則怵心駭色若罪元在己雖弑父與君未足以方其怖且怒矣良心陷僻乃至於此邪或者曰如子所言皆僧

之弊非佛本旨也子惡僧可也兼佛而斥之則過矣則應之曰黃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柏之實使緇衣髡首者承其教用其術而有此弊是誰之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億千萬載豈有弊邪惟其不作而無弊也是以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而厚如日月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有弊也是故曼衍其說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詛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托之於國王宰官劫以禍福苦樂而其弊久而益甚矣墨氏兼愛其流無父楊朱爲

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爲之也孟子究極禍害比之禽獸况其身自爲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害源之所達而禍波之所浸千有餘年喪人之心失人之身破人之家亡人之國漂泊滔壤天下溺焉莫之援也豈曰弊而已乎昔梁武奉佛莫與比隆及侯景之亂諸子擁重兵圖便利雲翔不進卒殍其父而後兄弟相夷宗國亡滅彼於君臣父子之際可謂淡然無情不爲愛欲牽矣而道果如是耶或者猶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使人畏罪而不爲慕善而爲之豈不助於世而何闕之深也則應之曰

善者無惡之稱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白非喪心者不以爲非惡孰與有父有君之爲善乎道者共由之路也不仁不義者可由乎自非喪心者不以爲可由孰與居仁由義之爲道乎子悅其言而不覈其事過矣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溫清爲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而昇濟父母於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爲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效牟尼之逃父而爲之者也逃父之於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於思慮憂勤而親其身之爲全也殺父升之於天之非理不若使父

免於叱逐餒殍而養其生之爲得也然則佛之所謂大孝乃其父之所謂大不孝耳借使佛之說盡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致殄絕而佛法亦不得傳矣人皆無君則爭奪屠膾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此理之易見者彼非懵然不知也特罔人以虛誕之言蓋其悖逆之情聾瞽愚惰之徒而安享華屋之居良田之利金帛之施衣食之奉泰然爲生民之大蠹不謂之異端邪說謂之何哉是故仲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理此崇正辯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上士立德以教變之中士立功以法革之下士立言以辭闢之吾下士也凡若干言覽者矜其志而左右其說則忠孝之大端建矣

又永寧院輪藏記曰文籍惟吾儒與釋氏爲最多然儒書之要莫過乎五經鄒魯之語是七書者上下關千百餘載非一聖賢所言總集百有餘卷而已旣經仲尼裁正理益明道益著三才以立萬世無弊違之則夷狄禽獸焉未嘗丁寧學者收藏夸眩以利心事之而所以至於今存而不廢者蓋人生所共由自不可離也其餘百氏著述日繁世久

文獻卷之三
三十四
得以卷計者至於數萬可謂衆矣然明智之士則必紀綱大訓折衷於聖人使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誠淫邪遁之辭過而不得肆固不盡以爲是也今釋氏之書五千四十八卷以詞之多故世人罕能誦之吾嘗閱實其目則曰論曰戒曰懺曰贊曰頌曰銘日記曰序曰錄雜出於僧人所爲居其大半而以經稱者纔一千餘卷焉僧人於中所常誦味舉唱者又亦六七品而止爾餘則置而不道也所以不道者抑未暇歟將無庸稱焉然則自其術論之所得有淺深則所言有當否若舉以爲是不亦

罔之甚哉夫其詞之多雖未可盡究而立說之大旨亦可知矣蓋論心則謂耳目口鼻之用喜怒哀樂之變皆非本體之妙也論身則謂假合暫聚生老病死無非苦惱雖以食狼虎飽鴟鳶而可也論生死則謂有前世之來後世之往人與狗彘羊牛相爲輪轉而不息也論世界則謂天之上有所謂地之下有獄日月之中有宮囿星辰之域有里數而宇宙之衆如河沙微塵者蓋不可勝計也論庶物則羽毛介鱗皆前生之親愛宗族而含靈蠢動蚊蚋螻蝻與佛不殊亦欲化之使登正覺也其於乘

彝天命則以爲愛欲所鍾因而滋續無足貴者故
視父母兄弟妻子猶惡憎讐毒之可惡也其所親
厚則以他人爲慈父法嗣凡九州四海殊根異質
不問賢否苟同於我者皆眷屬也其論覆載之內
可見之物可名之事則等之寐夢幻詭漚影電露
舉非堅久真實不必爲也其論鬼神則記其狀貌
敘其種類知其嗜慾年壽得其居處名數縱口而
談極筆而書不自以爲怪也佛旣言之又付囑之
僧遂演說而推廣之所以其書至於五千四十八
卷之富且以爲字字皆至理句句皆妙法卷卷有

光明處處有神佛護持無可置議於是哀人之財
殫衆之力印以紙筆匣而藏之載以機輪推而轉
之丹砂黃金文珉香木窮極侈麗葩華絢爛然後
爲快獨疑而闢之者乃外道魔障佛之罪人若傅
太史韓文公之流至今爲釋子怒罵而未已也夫
旣以空虛寂滅爲道之至矣雖天倫之重乾坤之
大照臨之顯山河之著猶將掃除殄滅洞然不立
則凡見於形像當一毫無有焉今乃建大屋聚徒
黨耕良田積厚貨憧憧擾擾與世人無異而以佛
之遺書營置儲貯巍然燁然鬱相望也烏在其爲

空乎不能空其言說之迹而欲空並育之萬有烏知其可乎是必有說矣比邱意嚴居桂陽之永寧悉其志力以營茲事勤勞歷年而後克成來求爲之述以示久遠予因舉儒釋同異且箴夫棄有趣空者之蔽庶吾黨之士相與講明以止於至善夫豈好辯哉蓋不得已也

又讀史管見曰太宗謂傅奕曰佛教元妙卿何不悟奕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言談飾以妖幻用欺愚俗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如奕之言未足以斷佛道之至彼

所以能張大其說流傳千有餘歲高明之士往往從之者亦有以深動乎其心矣若苟曰妖幻而已則中人以下亦或能照之蓋不如是也然其說實爲浩博連類以根塵六者反復隱顯引而伸之遂至於數十萬言故君子曰若一一欲窮之未必能窮而先爲所變故不若置而不觀此爲中人以下者言之也若夫上智之士旣不可惑亦必遍讀其書抉其槩而剔其髓然後冰釋雲散渙然無疑信道術之爲天下裂而至當之必歸於一也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二十七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二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十五

子類書

唐志十七家四十二部七千二百八十八卷失姓名三家王義方

以下不著錄三十二家一千三百三十八卷

宋三朝志一百一十五部五千一百一十九卷

宋四朝志一十六部五百一十四卷

宋中興志一百七十一家一百九十七部八千三百九

十七卷

同姓名錄三卷

鼂氏曰梁元帝撰纂類歷代姓名人成書一卷唐陸善經續增廣之齊梁間士大夫之俗喜徵事以爲其學淺深之候梁武帝與沈約徵栗事是也類書之起當在此時故以此錄爲首

古今刀劒錄一卷

鼂氏曰梁陶弘景撰記古今刀劒

語麗十卷

陳氏曰梁湘東王功曹參軍朱澹遠撰采摭書語之麗者爲四十門按前志但有雜家而無類書新

唐書志始別出爲一類此書乃猶列雜家要之實類書也但其分門類無倫理澹遠又有語對一卷不傳

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

陳氏曰北齊尚書左僕射范陽祖珽李徵等撰按唐志類書在前者有皇覽類苑華林遍略等六家今皆不存則此書當爲古今類書之首珽之行事姦貪凶險盜賊小人之尤無良者言之則汚口舌而其所編集乃獨至今傳於世然珽嘗以他人所賣遍略質錢受杖又嘗盜官遍略一部坐獄論罪

今書母乃盜遍略之舊以爲己功邪遍略者梁徐僧權所爲也又按隋志作聖壽堂御覽卷數同聖壽者實齊後主所居

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

鼂氏曰唐虞世南撰世南仕隋爲祕書郎時鈔經史百家之事以備用分八十部八百一類北堂者省之後堂世南鈔書之所也家一百二十卷

兔園策十卷

鼂氏曰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爲四十八門皆偶麗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村墅以授學

童故有遺下兔園策之誦

古今姓字相同錄

鼂氏曰唐邱光庭撰光庭中進士第

藝文類聚一百卷

鼂氏曰唐歐陽詢等撰分門類事兼採前世賦詩銘頌文章附於逐目之後按唐志詢爲令狐德棻克朗趙智行同修

陳氏曰所載詩文賦頌之屬多今世所無之文集初學記三十卷

鼂氏曰唐徐堅等撰初張說類集事要以教諸王

開元中詔堅與韋述余欽施本張烜李銑孫季良
分門撰次

集類一百卷

鼂氏曰唐劉綺莊撰綺莊毗陵人嘗於蘇州崑山
縣令家多異書採摭事類分二十餘門凡五十餘
萬言上之於朝前有萬希序題云開元二十九年
辛巳按綺莊集有上白敏中啓疑非元宗時人當
考

六帖三十卷

鼂氏曰唐白居易撰以天地事物分門類爲聲偶

而不載所出書曾祖父祕閣公爲之注行於世世
傳居易作六帖以陶家餅數千各題名目置齋中
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餅內倒取之抄錄成書故
所記時代多無次序云

陳氏曰唐志作白氏經史事類一名六帖

程氏演繁露曰白樂天取凡書精語可備詞賦制
文采用者各以門目類萃而總名其書爲六帖旣
不自釋所以名後人亦無辨偶閱唐制其時取士
凡六科別其所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帖其多者明
經試至十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之書爲應科第

設則以帖爲名其取此矣

又曰唐制開元中舉行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視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六帖之名所由起取中帖之多者以名其書期必中選也

記室新書三十卷

鼂氏曰唐李途撰采摭故事綴爲偶儷之句分四百門途中和中爲東川掌記因以名其書云

古鏡記一卷

鼂氏曰未詳撰人纂古鏡故事

戚苑英華十卷

鼂氏曰唐袁悅重修本楊名所著悅掇其要類爲語對以他說附益之

戚苑纂要十卷

陳氏曰唐劉揚名撰皆集內外宗族姻親故事

三教珠英三卷

鼂氏曰唐張昌宗撰按唐志一千三百卷今所存者止此

備舉文言二十卷

鼂氏曰唐陸贄撰總四百五十餘門議者謂大類六帖而文辭過焉崇文總目有之

童子洽聞記三卷

鼂氏曰不題撰人分二十門雜記經史名數或題童子洽聞記云唐許塾撰

古城冢記二卷

鼂氏曰唐皇甫鑒撰記古城所築之人姓名初不及冢而名曰城冢記未知其說

小名錄三卷

鼂氏曰唐陸龜蒙撰龜蒙以末世有官名小名之

別自秦至隋編而記之至於神仙玉女之名婦人臧獲之字亦無棄焉龜蒙世稱其博然此書特雜取於史傳間爾無異聞也

金鑰二卷

陳氏曰唐太學博士河內李商隱義山撰分四部曰帝室職官歲時州府大略爲牋啓應用之備

玉屑十五卷

陳氏曰無名氏

備忘小抄十卷

鼂氏曰僞蜀文俗撰雜抄子史一千餘事以備遺

忘其後題廣政三年廣政王衍年號也
太平御覽一千卷

鼂氏曰皇朝李昉等撰太平興國中昉被詔輯經史故事分門春明退朝錄云書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賜名太平御覽

陳氏曰以前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思博要及諸書參譯條次修纂本號太平編類太平興國二年受詔八年書成改名御覽或言國初古書多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也其實不然特因前諸家類書之舊爾以三朝國史考之館閣及禁中書

總三萬六千餘卷而御覽所引書多不著錄蓋可見矣

冊府元龜一千卷

鼂氏曰皇朝景德二年詔王欽若楊億修君臣事跡唯取六經子史不錄小說雜書至祥符六年書成上之凡三十一部有總序一千一百四門有小序同修者十五人錢惟演杜鎬刁衍李維戚綸王希哲陳彭年姜輿宋貽陳鉞陳從易劉筠查道王曙夏竦初撰編序諸儒皆作帝以體制不一遂擇李維錢惟演陳彭年劉筠夏竦等付楊億竄定賜

今名爲序冠其首其音釋又命孫奭爲之
陳氏曰凡八年而書成總五十部部有總序一千
二百四門門有小序賜名製序所采五經史之外
惟取戰國策國語韓詩外傳呂氏春秋管晏韓子
孟子淮南子及修文殿御覽每門具進上親覽摘
其舛誤多出手書或召對指示商略

容齊洪氏隨筆曰真宗初命儒臣編修君臣事跡
後謂輔臣曰昨見宴享門中錄唐中宗宴飲韋庶
人等預會和詩與臣僚馬上口摘含桃事皆非禮
也已令削之又曰所編事迹蓋欲垂爲典法異端

小說咸所不取可謂盡善而編修官上言近代臣
僚自述揚歷之事如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李
石開成承詔錄韓偓金鑿密記之類又有子孫追
述先德叙家世如李繁鄴侯傳柳氏序訓魏公家
傳之類或隱已之惡或攘人之善並多溢美故匪
信書并僭僞諸國各有著撰如僞吳錄孟知祥實
錄之類自矜本國事或近誣其上件書並欲不取
餘有三十國春秋河洛記壺關錄之類多是正史
已有秦記燕書之類出自僞邦商芸小說談藪之
類俱是詖諧小事河南志邠志平剡錄之類多是

故吏實從述本府戎帥征伐之功傷於煩碎西華
雜記明皇雜錄事多語怪奉天錄尤是虛詞盡議
采取恐成蕪穢並從之及書成賜名冊府元龜首
尾十年皆王欽若提總凡一千卷其所遺棄既多
故亦不能暴白如資治通鑑則不然以唐朝一代
言之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記魏鄭公諫爭用
諫錄李絳議奏用李司空論事睢陽事用張中丞
傳淮西事用京公平蔡錄李泌事用鄴侯家傳李
德裕太原澤潞回鶻事用兩朝獻替記大中吐蕃
尚婢婢等事用林恩後史補韓偓鳳翔謀畫用金
鑿密記平龐勛用彭門紀亂討裘甫用平剡錄記
畢師鐸呂用之事用廣陵妖亂志皆本末粲然然
則雜史瑣說家傳豈可盡廢也

天和殿御覽四十卷

陳氏曰侍讀學士臨川晏殊等天聖中受詔取冊
府元龜掇其要者分類爲一百一十五門天和者
禁中便殿也

鹿門家鈔詩詠五十卷

陳氏曰鴻臚少卿襄陽皮文燦撰以郡書分類事
爲詩而注釋之其祖日休有書名鹿門家鈔故今

述其名

類要六十五卷

鼂氏曰皇朝晏殊纂分門輯經史子集事實以備
修文之用

陳氏曰按中興書目七十七卷豈併目錄爲七十
七部邪

南豐曾氏序略曰公所爲類要上中下帙總七十
四門凡若干門皆公所手抄於六藝太史百家之
書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
衆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錄

皆搜尋細譯而終於三才萬物變化情僞是非興
壞之理隱顯巨細之委曲莫不究公之得於內者
若此則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
德之任其能不餒且病乎

事類賦三十卷

陳氏曰校理丹陽吳淑正儀撰進并注

韻類題選一百卷

陳氏曰朝奉大夫知處州靳袁穀容直撰以韻類
事纂集頗精要世所行書林韻會蓋依倣而附益
之者也穀嘉祐六年進士東坡守杭時爲倅風月

平分之詞爲轂作也其後累世登科絜齊變其四世孫也

書林韻海一百卷

鼂氏曰不題撰人分門韻纂經史雜事以備檢閱或云皇朝許冠所編

書叙指南二十卷

鼂氏曰任浚撰崇寧中人纂集古今文章碎語分門編次之凡二百餘類

陳氏曰皆經傳四字語備尺牘應用者

異號錄二十卷

鼂氏曰皇朝馬永易明叟編古今殊異名號如銅馬帝無愁天子之類頃嘗見近世人增廣其書名曰賓實錄亦殊該博

陳氏曰馬永易撰蜀人勾龍材校正文彪增廣本書三十卷後集三十卷義取名者實之實爲名

史韻四十九卷

陳氏曰嘉禾錢諷正初撰附韻類事頗便檢閱

書林韻會一百卷

陳氏曰無名氏蜀書坊所刻規摹韻類題選而加詳焉

押韻五卷

鼂氏曰皇朝張孟撰輯六藝諸子三史句語依韻編入以備舉子試詩賦之用

歌詩押韻五卷

鼂氏曰皇朝楊咨編古今詩人警句附於韻之下以備押強韻

魯史分門屬類賦三卷

鼂氏曰皇朝楊筠撰以左氏事類分十門各爲律賦一篇乾德四年上之

國史對韻十二卷

鼂氏曰皇朝范鎮撰吳仲庶嘗稱景仁憫諸後學雖涉書傳而問以今代典故則懵然不知乃從太祖開基迄於仁宗朝摭取事實可爲規矩鑒戒者用韻編次之卽此書也

孝悌類鑒七卷

鼂氏曰皇朝俞觀能撰取經史孝悌事四言韻語禁殺錄一卷

鼂氏曰皇朝李象先撰元祐中象先集錄古今具報事以爲殺戒

侍女小名一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五十五

七

鼂氏曰王經纂序云大觀中居汝陰與洪炎玉父游讀陸魯望小名錄戲徵古今女侍名字因盡發所藏書纂集踰月而成焉凡稗官小說所記采之且盡獨是正史所載返爲脫略子弟之學其蔽如此

後六帖三十卷

陳氏曰知撫州孔傳撰以續白氏之後也傳襲封衍聖公

海錄碎事三十三卷

陳氏曰知泉州建安葉廷珪撰

皇朝事實類苑二十六卷

陳氏曰知吉州江少虞撰紹興中人其書亦可入小說類

郡書類句十四卷

陳氏曰三山儀鳳撰以郡書新語增廣自五字以至九字爲七百五十一門各以平仄爲偶對

兩漢博聞二十卷

陳氏曰無名氏或曰楊侃

左氏摘奇十二卷

陳氏曰給事中吳郡胡元質長文撰

諸史提要

陳氏曰參政吳越錢端禮處和撰泛然抄錄無義類

漢雋十卷

陳氏曰括蒼林鉞撰以西漢書分類爲五十篇皆句字之古雅者雋者取雋永之義也

文選雙字類要三卷

陳氏曰蘇易簡撰摘取雙字以類編集

選腴五卷

陳氏曰天台王若撰以五聲韻編集文選中字淳

熙元年序

晉史屬辭三卷

陳氏曰永嘉戴迅簡之撰用蒙求體以類晉事元祐癸酉歲也

觀史類編六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初集此篇爲六門曰擇善曰儆戒曰閫範曰治體曰論議曰處事而閫範最先成既刊行今惟五門而論議分上下卷

帝王經世圖譜十卷

陳氏曰著作佐郎金華唐仲友與正撰凡天文地

理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本之經典兼采
傳註類聚羣分凡百二十二篇周平園題辭略曰
與正於書無不觀於理無不究凡天文地理禮樂
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皆本之經典兼採傳注
類聚羣分旁通畢貫使事時相參形聲相配或推
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證而於郊廟學校畿疆井
野尤致詳焉各爲總說附其後始終條理如指諸
掌每一篇成門人金式輒繕寫藏去積百二十二
篇又得與正猶子燧別本相與校讎釐爲十卷以
類相從會分教廬陵將鏤板校官而郡守趙侯善

鑿助成之屬予題辭夫水之流東惟海是歸車之
指南其途不迷今是書折衷於聖人示適治之路
故名曰帝王經世圖譜非其他類書比也昔漢儒
專通一經仍守師說居家用以修身蒞官取以決
事况乎六經旨趣百世軌範皆聚於此學者能因
廣記備言精思博考守以卓約則他日見諸行事
豈不要而有功也歟

經子法語二十四卷 左傳法語六卷 史記法語十

八卷 西漢法語二十卷 後漢精語十六卷 三國

精語六卷 晉書精語五卷 南史精語十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五十五

七五

陳氏曰洪邁撰自博聞誨蒙漢雋摘奇提要及此
法語諸書皆所以備遺忘而洪氏多取句法漢雋
類例有倫餘皆隨筆信意抄錄者也

杜詩六帖十八卷

陳氏曰建安陳應行季陵撰用白氏內類編杜詩
語

錦綉萬花谷四十卷 續四十卷

陳氏曰序稱淳熙十五年作而不著名氏門類無
倫理序文亦拙

古今故事錄二十卷

陳氏曰知建昌軍金陵閻一德撰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二十八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二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十六

子雜藝術

唐志十一家二十部一百四十四卷

失姓名八家張彥遠以下不著錄十

六家一百一十七卷

宋三朝志四十八部一百五卷

宋兩朝志十七部二十三卷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二十九卷

宋中興志五十八家六十部一百一十二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五十六

古畫品錄一卷

鼂氏曰南齊謝赫撰言畫有六法分四品夫秋之奕延壽之畫伯樂之相馬甯戚之飯牛以至曹丕之彈棋袁彥之樗蒲皆足以擅名天下昔齊侯禮九九而仲尼賢博奕良有以哉經著大射投壺之禮蓋正已養心之道存焉顧用之何如耳安可直謂之藝而一切廢之故予取射訣畫評奕經算術博戲投壺相馬牛等書同次之爲一類

按鼂陳二家書錄以醫相牛馬及茶經酒譜之屬俱入雜藝術門蓋仍前史之舊今以醫相牛馬之書名附醫方相術門茶酒經譜附種植入農家門其餘藝技則自爲此一類云

齊梁畫目錄一卷

陳氏曰唐竇蒙子泉錄

續畫記一卷

鼂氏曰唐李嗣真撰補謝赫之缺又有古今畫人名一卷

後畫錄一卷

鼂氏曰唐僧彥宗撰品長安名畫凡二十七人

唐朝畫斷一卷

陳氏曰唐翰林學士朱景元撰一名唐朝名畫錄
前有目錄後有天聖三年商宗儒後序與畫斷大
同小異

名畫獵精六卷

鼂氏曰唐張彥遠纂彥遠字愛賓記歷代畫工名
姓自史皇以降至唐朝及論畫法并裝背褫軸之
式鑒別閱玩之方

歷代名畫記十卷

陳氏曰張彥遠撰彥遠家世藏法書名畫收藏鑒
識自謂有一日之長既作法書要錄又爲此記且

曰有好事傳余二書書畫之事畢矣

五代名畫記一卷

陳氏曰大梁劉道醇撰嘉祐四年陳詢直序

五代名畫補遺一卷

鼂氏曰皇朝劉道成纂符嘉應撰序云胡嶠嘗有
梁朝名畫錄因廣之故曰補遺

名畫見聞志六卷

乃看畫之
綱領也

鼂氏曰皇朝郭若虛撰若虛以張愛賓之畫絕筆
永昌元年因續之歷五代止國朝熙寧七年分敘
論紀藝故事近事四門

陳氏曰元豐中自序稱大父司徒公未知何人郭氏在國初無顯人但有郭承祐耳其書欲續張彥遠之後

書畫史二卷

鼂氏曰米芾元章撰輯本朝公卿士庶家藏法書名畫論其優劣真偽

宋朝名畫評三卷

鼂氏曰皇朝劉道成纂符嘉應撰集本朝畫工之名世者第其品以王瓘之爲神品云在吳生上益州名畫錄三卷

鼂氏曰皇朝黃休復纂唐乾初至宋乾德歲休復在蜀中自彙圖畫之精者五十八人品以四格

陳氏曰中興書目以爲李畧撰而謂休復書今亡按此書有景祐三年序不著名氏而取休復所錄明甚又有休復自爲後序則固未嘗亡也未知題李畧者與此同異

山水受筆法一卷

陳氏曰唐沁水荆浩浩然撰

德隅堂畫品一卷

陳氏曰李廌方叔撰趙令時德麟官襄陽行橐中

諸畫方叔皆爲之評品元符元年也

林泉高致集一卷

陳氏曰徽猷閣待制河陽郭思撰其父熙字淳夫善畫思元豐五年進士既貴追述其父遺迹事實待制許光疑爲之序曰畫記畫訓畫意畫題畫訣而序又稱詩歌贊記詔誥銘志今本缺

廣川畫跋五卷

陳氏曰董道撰

畫繼十卷

陳氏曰鄧椿公壽撰以繼郭若虛之後張彥遠志

止會昌元年若虛志止熙寧七年今書止乾道三年

射評要畧一卷

鼂氏曰李廣撰凡十五篇

陳氏曰依託也鄙淺無奇

嚴悟射訣一卷

鼂氏曰唐王思永撰思永學射法於成都工曹嚴悟成書十篇每篇首必稱師曰

几鏡射經一卷 射訣一卷

陳氏曰唐檢校太子詹事韋韞撰制弓矢法三篇

射法九篇又敘其學射之初有張宗者授之訣爲射訣

射訓一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張仲殷撰中興書目云本朝人果也不當名犯廟諱

射議一卷

陳氏曰元城王越石仲寶撰凡七條

益津射格一卷

鼂氏曰宋朝錢師益序以五善圖及武陵格疎密不同參酌爲之

增廣射譜七卷

陳氏曰淳熙中詔進士習射書坊爲此以射利末二卷爲盧宗邁射法亦簡

投壺經一卷

鼂氏曰唐上官儀奉勅刪定史元道續註采周顥郝同梁簡文數家書爲之唐志有其目

木射圖一卷

鼂氏曰唐陸秉撰爲十五筭以代侯擊地球以觸之飾以朱墨字以貴賤之朱者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濫仁者勝濫者負而行一

賞罰焉

溫公投壺新格一卷

鼂氏曰宋朝司馬光君實撰舊有投壺格君實惡其多取奇中者以爲僥倖因盡改之

文房四譜五卷

鼂氏曰宋朝蘇易簡撰集古今筆硯紙墨本東坡實繼以賦頌述作有徐鉉序

墨譜一卷

鼂氏曰宋朝董秉撰熙寧間人秉患世人徒知祖李之名而不知形模之異同製作之精猶故作圖

以著其源流補蘇易簡之缺文云

墨苑三卷

陳氏曰趙郡李孝美伯陽撰曰圖曰式曰法元符中馬涓李元膺爲之序

硯譜二卷

又名北海公硯錄

鼂氏曰宋朝唐詢撰硯之故事及其優劣以紅絲石爲第一端石次之

歙硯圖譜一卷

陳氏曰太子中舍知婺源縣唐積撰治平丙午歲

歙硯說一卷

又辯歙硯說一卷

乾隆十二年校刊

經籍五十六

七

陳氏曰皆不著姓名

硯史一卷

陳氏曰米芾撰

硯箋一卷

陳氏曰高似孫撰

閑堂雜記四卷

陳氏曰不著姓名述文房四譜而首載唐氏硯錄

續文房四譜五卷

陳氏曰司農卿李洪秀穎撰

古鼎記一卷

鼂氏曰唐吳協撰記古人鑄鼎本源及其形製
鼎錄一卷

陳氏曰梁中書侍郎虞荔撰

古今刀劍錄一卷

陳氏曰梁陶弘景撰

印格一卷

鼂氏曰宋朝鼂克一撰克一張文潛甥也文潛嘗
爲序之其畧曰克一旣好古印章其父補之愛之
尤篤悉錄古今印璽之法謂之圖書譜自秦以來
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余頗愛其用心不移致精

於末務使有傳焉

香譜一卷

鼂氏曰宋朝洪芻駒父撰集古今香法有鄭康成漢宮香南史小宗香真誥嬰香戚夫人迫駕香唐員半千香所記甚該博然通典載歷代祀天用水沉香獨遺之何邪

香嚴三昧十卷

侯氏萱堂香譜一卷

錄

又侯氏萱堂香譜二卷譜或曰

陳氏曰並不知何代人作

南蕃香錄一卷

陳氏曰知泉州葉廷珪撰

九章算經九卷

鼂氏曰未詳撰人姓名或曰周公九章者一方田二算粟三衰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盈不足八方程九句股魏劉徽唐李淳風嘗為之注則此術起於漢之前矣

算經一卷

陳氏曰夏侯陽撰大抵乘除法也隋志二卷唐一卷甄鸞注今本無注元豐京監本

求一算經一卷

鼂氏曰未詳撰人

六問算法五卷

鼂氏曰唐龍受益撰并化零歌附

算經三卷

陳氏曰張邱建撰有序首言算者不患乘除之爲難而患分之爲難是以序列諸分之本元宣明約通之要法按唐志作一卷甄鸞注今本稱漢中郎守前司隸甄鸞注太史令李淳風等注釋算學博士劉孝孫撰細草細草者乘除法實之詳悉也

應用算法一卷

陳氏曰夷門叟郭京元豐三年序稱平陽奇士蔣舜元撰凡八篇曰釋數田畝粟米端疋斤秤修築差分雜法總爲百五十七問前志在歷算類按射御書數均一藝也不專爲歷算設故列於此將作營造法式三十四卷 看詳一卷

鼂氏曰皇朝李誠撰熙寧中勅將作監編修法式誠以爲未備乃考究經史并詢討匠氏以成此書頒於列郡世謂喻皓木經極爲精詳此書殆過之陳氏曰熙寧初始詔修定至元祐六年書成紹聖四年命誠重修元符三年上崇寧二年頒印前二

卷爲總釋其後曰制度曰功限曰料例曰圖樣而
壕寨石作大小木調斲鋸作泥瓦彩畫刷飾又各
分類匠事備矣

彈棊經一卷

鼂氏曰未詳撰人序稱世說曰魏武帝好彈棊宮
中皆効之難得其局以粧奩之蓋形狀相類就蓋
而彈之俗中因謂魏宮粧奩之戲按西京雜記云
劉向作彈棊典論云前代馬合卿張公子皆善彈
棊然則起於漢朝非自魏始世說誤矣
陳氏曰張柬之撰

五木經一卷并圖例

陳氏曰唐李翱撰元革注蓋樗蒲之戲也

樗蒲經一卷 樗蒲格一卷

鼂氏曰不題撰人序樗蒲古之戲也劉毅李安民
慕容寶之徒皆擲盧不聞餘采今以盧梟爲上雉
犢次之

象碁一卷 又碁勢二卷

鼂氏曰皇朝尹洙撰凡五圖今世所行者不與焉

溫公七國象碁一卷

鼂氏曰司馬光君實撰周秦韓魏趙楚齊燕實八

國而云七者周室不與焉

廣象戲圖一卷

濟北鼂補之無咎撰自序曰象戲戲兵也黃帝之戰驅猛獸以爲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余爲兒時無他弄見設局布碁爲此戲者縱橫出奇愕然莫測以爲小道可喜也稍長觀諸家陣法雖畫地而守規矩有截而變化舒卷出入無倪其說亦可喜暇時因求所謂象戲者欲按之以消永日蓋局縱橫路十一碁三十二爲兩軍耳意苦而狹也嘗試以局縱橫路十九碁九十八廣之

意少放焉然按圖置物計步而使終亦膠柱而已矣而智者用之則十九者之間盡強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間盡死生之勢而十九九十八之外死生強弱可循環於無窮飽食終日得吾說而爲之則涿鹿之縱觀猶目前矣

忘憂集三卷

鼂氏曰皇朝劉仲甫編載唐韋延祐碁訣并古今

碁圖

忘憂清樂集一卷

陳氏曰碁待詔李逸民撰集

通遠集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視清樂爲畧

象碁神機集一卷

陳氏曰稱杉楊葉茂卿撰

釣鼈圖一卷

鼈氏曰不題撰人凡四十類各有一詩

採珠局一卷

鼈氏曰不題撰人序云王公而不知其名凡三十餘類亦各有一詩

捉臥甕人事數一卷

鼈氏曰皇朝李庭中撰以畢卓稽康劉伶阮孚山簡阮籍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白樂天爲目有趙昌言序

陳氏曰此篇與釣鼈圖採珠格局勸酒玉燭詩名一卷皆酒邊雅談

三象戲圖一卷

陳氏曰似陽成師仲編

雙六格一卷

鼈氏曰不題撰人其法左右十二梁設二朋朋各十五子一白一黑用明瓊二各以其采由右歸左

子單則他子得擊兩子以上他子雖相當不得擊
故武后夢雙六不勝狄仁傑所以云無子也

葉子格戲一卷

鼂氏曰不著撰人世傳葉子婦人也撰此戲晚唐
之時

三國圖格一卷 金龍戲格一卷 打馬格一卷 旋

棊格一卷

鼂氏曰並不題撰人

漢官儀新選一卷

鼂氏曰皇朝劉敞撰則取西漢之官而附其列傳

黜陟可戲笑雜編之以爲博奕之一物

進士采選一卷

陳氏曰趙明遠景昭撰此元豐末改官制時遷除
格例也

打馬圖式一卷

陳氏曰鄭寅子敬撰用五十馬

打馬賦一卷

陳氏曰易安李氏撰用二十馬以上三者各有不
同今世打馬大畧與古樗蒲相類

譜雙一卷

陳氏曰洪遵集此戲今人不復爲

希古集一卷

陳氏曰括蒼何宗姚取投壺新式及馮氏射法爲
一編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二十九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三十

郤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五十七

集賦詩別集

吳氏曰漢時未以集名書故漢藝文志載賦頌歌
詩一百家皆不曰集晉孫勉分書爲四部其四曰
丁部宋王儉撰七志其三曰文翰志皆無集名至
梁阮孝緒爲七錄始有文集錄隋經籍志遂以荀
况等賦皆謂之集而又有別集史官謂別集之名
漢東京所初按閔馬父論商頌之亂曰韋昭注輯

成也蓋東京別集之名實本於劉歆之輯畧而輯畧又本於商頌之輯云

宋兩朝藝文志曰別集者人別爲集古人但以名氏命篇南朝張融始著玉海之號後世爭効制爲集名一家至有十數者爵里年氏各立意義或相重複而文亦不勝其繁矣

鼂氏曰昔屈原作離騷雖詭譎不槩諸聖而英辯藻思閎麗演迤發於忠正蔚然爲百代詞章之祖衆士慕嚮波屬雲委自時厥後綴文者接踵於道矣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名一家之言學者欲

矜式焉故別而聚之命之爲集蓋其原起於東京而極於唐至七百餘家當晉之時摯虞已患其凌雜難觀嘗自詩賦以下彙分之曰文章流別後世祖述之而爲總集蕭統所選是也至唐亦且七十五家嗚呼盛矣雖然賤生於無所用或其傳不能廣值水火兵寇之厄因而散失者十八九亦有長編巨軸幸而得存而屬目者幾希此無他凡以其虛辭濫說徒爲觀美而已無益於用故也今錄漢迄唐附以五代本朝作者其數亦甚衆其間格言偉論可以扶持世教者爲益固多至於虛辭濫說

如上所陳者知其終當泯泯無聞猶可以自警則其無用亦有用也是以不加銓擇焉

右例言

漢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爲

大夫言感物造端

古端字因物動志則端辭義之端著

材知深美可與

圖事故可以爲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列於侯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

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

其後宋玉唐勒漢興司馬相如枚乘及揚子雲競爲

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雲悔之曰

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辭人後代爲文辭之人

如

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爲五種

隋經籍志曰漢武帝命淮南王爲楚辭章且受詔食時而奏之其書今亡後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

迄於劉向逸又自爲一篇并敘而注之今行於世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爲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漢志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又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揚雄八篇

漢志賦又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又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漢志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隋志楚辭十部二十九卷通計亡書十一部四十九卷

唐志楚辭七部二十二卷

宋中興志楚辭九家十二部二百四卷

右賦詩

隋志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計亡書合八百八十六

部八千一百二十六卷

唐志七百三十六家七百五十部七千六百六十八卷

失姓名一家元宗以下不著錄四百六家五千一百二十二卷

宋三朝志五百五十四部四千六百四十五卷

宋兩朝志一百七十七部一千五百一十七卷

宋四朝志二百五十一部六千八百四十九卷

宋中興志一千一家一千二百六十六部一萬七千四

百二十六卷

楚辭十七卷

鼂氏曰後漢校書郎王逸叔師注楚屈原名平爲懷王左徒博聞強志嫺於辭令後同列心害其能而讒之王怒疏平平自傷忠而被謗乃作離騷經以諷不見省納及襄王立又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大招自沉汨羅以死其後楚宋玉作九辯招魂漢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平之死於忠至

漢武時淮南王安始作離騷傳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逸自以爲南陽人與原同土悼傷之復作十六卷章句又續爲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爲十七篇按漢書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至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十一則溢而爲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繫九歌之末又不可合十一爲九然則謂大招爲原辭可疑也夫以招魂爲義恐非自作或曰景差蓋近之其卷後

有蔣之翰跋云鼂美叔家本也
陳氏曰逸之注雖未能盡善而自淮南王安以下
爲訓傳者今不復存其目僅見於隋唐志獨逸注
幸而尚傳興祖又從而補之於是訓詁名物始詳
矣

楚辭釋文一卷

鼂氏曰未詳撰人其篇次不與世行本同

陳氏曰古本無名氏洪氏得之吳郡林處德祖其
篇不與今本同今本首騷經次九歌天問九章遠
遊卜居漁父九辯招魂大招惜誓招隱七諫哀時

命九懷九歎九思釋文亦首騷經次九辯而後九
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
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洪氏按王逸九章
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
始以作者先後次序之耳朱侍講按天聖十年陳
說之序以爲舊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後重
定其篇第然則今本說之所定也余按楚辭劉向
所集王逸所注而九歎九思亦列其中蓋後人所
益也歟

補注楚辭十七卷 考異一卷

鼂氏曰未詳撰人凡王逸章句有未盡者補之自序云以歐陽永叔蘇子瞻鼂文元宋景文家參考之遂爲定本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且言辯騷非楚辭本書不當錄

陳氏曰洪興祖撰興祖少時從柳展如得東坡手校十卷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後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參校遂爲定本始補王逸章句之未備者成書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附古本釋文之後其末又得歐陽永叔孫莘老蘇子容本於關子東葉少協校正以補考異之遺洪於是書用力

亦勤矣

重編楚辭十六卷

鼂氏曰族父吏部公重編獨離騷經仍故爲首篇其後以遠遊九章九歌天問卜居漁父大招九辯招魂惜誓七諫哀時命招隱九懷九歌爲次而去九思一篇其說曰按八卷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本所第篇或不次第於是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叙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旣放之後摠憤所作者故遷於下卜居漁父自序

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奧疑原作非景差辭
沈淵不返故以終焉爲楚辭上八卷九辯招魂皆
宋玉或曰九辯原作其聲浮矣惜誓弘深或以爲
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帝廷臣淮南小
山之辭不當先忌王褒漢宣帝時人後淮南小山
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序如此皆西漢以前文也
爲楚辭下八卷王逸東漢人九思視向以前所作
相闕矣又十七卷非舊錄故去之又頗刪逸離騷
經訓釋淺陋者而錄司馬遷原傳冠其首云

續楚辭二十卷

鼂氏曰族父吏部公編擇後世文賦與楚辭類者
編之自宋玉以下至本朝王令凡二十六人計六
十篇各爲小序以冠其首而最喜沈括以爲辭近
原蓋深探其用意疾隨其步趨而與之偕然亦暇
而不迫也

變離騷二十卷

鼂氏曰族父吏部公編公旣集續楚辭又擇其餘
文賦大意祖述離騷或一言似之者爲一編其意
謂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楚辭又變而迺
始曰變離騷者欲後世知其出於原也猶服盡而

係其姓於祖云所錄自楚荀卿至本朝王令凡三十八人通九十六首

陳氏曰鼂補之無咎撰去九思一篇入續楚辭定著十六卷篇次亦頗改易又不與陳說之本同續變二篇皆楚辭流派其曰變者又以其類離騷而少變之也新序三篇述其意甚詳然其去取之際或有不能曉者

楚辭贅說四卷

陳氏曰右司郎宣城周紫芝少隱撰嘗爲哀湘賦以反賈誼揚雄之說又爲此書頗有發明

楚辭集說八卷 辯證二卷

陳氏曰侍講新安朱熹元晦撰以王氏洪氏注或迂滯而遠於事情或迫切而害於義理遂別爲之注其訓詁文義之外有當考者則見於辯證所以祛前注之蔽陋而發明屈子之微意於千載之下忠魂義魄頓有生氣其於九歌九章尤爲明白痛快至謂山海經淮南子殆因天問而著書說者反取二書以證天問可謂高世絕識毫髮無遺恨者矣公爲此注在慶元退居之時序文所謂放臣棄子怨妻去婦蓋有感而托者也其生平於六經皆

有訓傳而其殫見洽聞發露不盡者萃見於此書
嗚呼偉矣其篇第視舊本益賈誼二賦而去諫歎
懷思屈子所著二十五篇爲離騷而宋玉以下則
曰續離騷其言七諫以下辭意平緩意不深切如
無所疾痛而強爲呻吟者爲名言也

朱子自序曰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
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
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
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
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

然皆生於纒綣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
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
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
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校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
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
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
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辭人之賦視之也然自
原著此辭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
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
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

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
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
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
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
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覆嗟歎咏歌以
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
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
事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壹鬱而
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得白於後世子於
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舊編粗加彙括
言哉

定爲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
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
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
言哉

朱子語錄曰楚辭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
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託神以爲君言人間隔不
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
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山
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
只逐句解意却不貫 楚些沈存中以此爲咒語

李虞集卷之三
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 楚辭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只是不好

楚辭後語六卷

陳氏曰朱熹撰凡五十二篇以鼂氏續變二書刊定而去取則嚴而有意矣

朱子自序曰楚辭後語目錄以鼂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爲此書固主

爲辭而亦不得不兼取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辭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楊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

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
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
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
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辭若不可廢而皆
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
唐卒章雖有思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
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
之資而何諷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
鼂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
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

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
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雄則
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辭以明天下之大
戒也陶翁之辭鼂氏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
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
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
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
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
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爲微文碎義又各附
見於本篇此不暇著悉云

龍岡楚辭說五卷

陳氏曰永嘉林應辰渭起撰以離騷章分段釋爲二十段九歌九章諸篇亦隨長短分之其推屈子不死於汨羅比諸浮海居夷之意其說甚新而有理以爲離騷一篇辭雖哀痛而意則宏放與夫直情徑行勇於蹈河者不可同日語且其興寄高遠登昆崙歷閩風指西海陟陞皇皆寓言也世儒乃以爲實者何哉然沈湘之事傳自司馬遷賈誼揚雄皆未嘗有異說漢去戰國未遠恐非虛語也

新校楚辭十卷 翼騷一卷 洛陽九詠一卷

陳氏曰昭武黃伯思長睿撰其序言屈宋諸騷皆是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諱蹇紛侘傺者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葍蕙若煩蘅者楚物也旣以諸家物校定又以太史公屈原傳至陳說之之序附以今序別爲一卷日以翼騷洛陽九詠者伯思所作也

宋玉集一卷

陳氏曰楚大夫宋玉撰史記屈原傳言楚人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原之弟子也而王之辭賦獨傳

至以屈宋並稱於後世餘人皆莫能及按隋志集
三卷唐志二卷今書乃文選及古文苑中錄出者
未必當時本也

枚叔集一卷

陳氏曰漢弘農都尉淮陰枚乘撰叔其字也隋志
梁時有二卷亡唐志復著錄今本乃於漢書及文
選諸書抄出者

董仲舒集一卷

陳氏曰漢膠西相廣川董仲舒撰隋唐志皆二卷
今惟錄本傳中三策及古文苑所載士不遇賦詣

公孫弘記室書二篇而已其序篇略本傳語亦載
古文苑仲舒平生著如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類
其泯沒不存者多矣所傳繁露亦非本真也

劉中壘集五卷

陳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撰前四卷封事並
見漢書九歌見楚辭末請雨華山賦見古文苑

揚子雲集五卷

鼂氏曰漢揚雄子雲也古無雄集皇朝譚愈好雄
文患其散在篇籍離而不屬因綴釋之四十餘篇
陳氏曰大抵皆錄漢書及古文苑所載按宋玉而

下五家皆見唐以前藝文志而三朝志俱不著錄
崇文總目僅有董集一卷而已蓋古本多已不存
好事者於史傳及類書中鈔錄以備一家之作充
藏書之數而已

二十四箴一卷

鼂氏曰揚雄撰今廣德所刊本校集中無司空尚
書博士太常四箴集中所有皆據古文苑而此四
箴或云崔駰或云崔子玉疑不能明也

蔡中郎集十卷

鼂氏曰後漢蔡邕伯喈也陳留圉人仕至左中郎

將後爲王允所害邕博學好詞章術數天文妙操
音律在東觀欲補漢紀自陳十意及付獄乞黥刑
以成書不能得遂死獄中所著文章百四篇今錄
止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或曰碑銘或曰神誥
或曰哀讚其實一也嘗自云爲郭有道碑獨無愧
辭則其他可知已凡文集其人正傳者止掇論其
文學之辭及略載鄉里所終爵位或死非其理亦
附見餘歷官與其善惡率不錄若史逸其行事者
則雜取他書詳載焉庶後有考

陳氏曰唐志二十卷今本闕亡之外才六十四篇

其間有稱建安年號及爲魏宗廟頌述者非豈文也卷末有天聖癸亥歐陽靜所書辯證甚詳以爲好事者雜編他人之文相混非本書

致堂胡氏曰伯喈才士也而短於識文章翰墨又非班馬之儔假令續成漢史不過與范曄伯仲耳

陳思王集十卷

鼂氏曰魏曹植子建也太祖子文帝封植爲陳王卒年三十一諡曰思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援筆立成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手按魏志景初中撰錄植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

百餘篇隋志植集三十卷唐志植集二十卷今集十卷比隋唐本有亡逸者而詩文近二百篇近溢於本傳所載不曉其故

陳氏曰今本二十卷與唐志同其間亦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諸書中所有意皆後人附益然則非當時全書矣其或引摯虞流別集此書國初已亡猶是唐人舊傳也

陳孔璋集十卷

陳氏曰魏丞相軍謀掾廣陵陳琳孔璋撰魏志文帝爲五官中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山陽王

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廣陵陳琳孔璋陳留阮瑀
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禎公幹並見友善自
邯鄲淳繁欽路粹丁廙楊脩荀綽等亦有文采而
不在七人之列世所謂建安七子者也但自王粲
而下財六人意子建亦在其間邪而文帝典論則
又以孔融居其首并粲琳等謂之七人植不與焉
今諸家詩文散見於文選及諸類書其以集傳者
仲宣子建孔璋三人而已余家有仲宣集

王粲集八卷

鼂氏曰後漢王粲仲宣也高平人爲魏侍中粲博
物多識強記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
爲宿製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著詩賦論議
垂六十篇今集有八十一首按唐藝文志粲集十
卷今亡兩卷其詩文反多於史所紀二十餘篇與
曹植集同

阮籍集十卷

鼂氏曰魏阮籍嗣宗也尉氏人籍志氣宏放博覽
羣籍尤好莊老屬文不留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
得意忽忘形體雖不拘禮教而發言元遠晉帝輔
政爲從事中郎後求爲步兵校尉

嵇康集十卷

鼂氏曰魏嵇康叔夜也譙國人康美詞氣有儀士木形骸不自藻飾學不師受博覽該通長好莊老屬文元遠以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景元初鍾會譖於晉文帝遇害

陳氏曰康本姓奚自會稽徙譙之鉉縣稽山家其側遂氏焉取嵇字之上志本也所著文論六七萬萬言今存於世者僅如此唐志猶有十五卷

張司空集三卷

鼂氏曰晉張華茂先也范陽人惠帝時爲司空爲

趙王倫所害華學業優博詞藻溫麗圖緯方伎等書莫不詳覽家有書三十乘天下奇秘悉在博物洽聞世無與比集有詩一百二十哀詞冊文二十一賦三

陳氏曰前二卷爲四言五言詩後一卷稱冊祝哀誄等文

陸機集十卷

鼂氏曰晉陸機士衡也抗之子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服膺儒術非禮不動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太康末入洛成都王穎令機率師伐長

沙王又至河橋大敗爲穎所誅初造張華華重其名如舊相識嘗謂之曰人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多葛洪著書亦稱歎焉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今存詩賦論議箋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以晉書文選校正外餘多舛誤機仕終平原內史

陸雲集十卷

鼂氏曰晉陸雲士龍也吳郡人惠帝時爲中書侍郎會兄機兵敗同遇害雲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與機齊名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新書十篇雲仕終清河內史

劉司空集十卷

陳氏曰晉司空中山劉琨越石撰前五卷差全可觀後五卷闕誤或一卷數行或斷續不屬殆類鈔節者末卷劉府君誄尤多訛未有別本可以正是正陶靖節集十卷

鼂氏曰晉陶淵明元亮也一名潛潯陽人蕭統云淵明字元亮晉書云潛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晉安帝末起爲州祭酒桓元篡位淵明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劉裕

起兵討元誅之爲鎮軍將軍淵明叅其軍事未幾
遷建威叅軍淵明見裕有異志乃求爲彭澤令去
職潛少有高趣好讀書不求甚解著五柳先生傳
以自況世號靖節先生今集有數本七卷梁蕭統
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陽休之
編以五孝傳聖賢郡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
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
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
獨吳氏西齋目有潛集十卷疑卽休之本也休之
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

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

東坡蘇氏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
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沈謝李杜
諸人莫能及也

山谷黃氏曰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而
不使語俗此庾開府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
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
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
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
豈可爲不知者道哉要當與一邱一壑者共之耳

龜山楊氏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邃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及也

朱子語錄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西山真氏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辭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揜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

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元虛之士可望邪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曠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恥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睠睠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啣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

後村劉氏曰陶公如天地間之有慶雲醴泉是惟

無出出則爲祥瑞且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靖節年譜一卷 年譜辯證一卷 雜記一卷

陳氏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爲年譜張演季長辯證之又雜記晉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宋庠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稱永嘉不知何人也

靖節詩註四卷

贈端明殿學士番陽湯文清公漢撰以述酒一篇爲晉恭帝哀詞蓋劉裕旣受禪使張偉以毒酒酖帝偉自飲而卒乃令兵人踰垣進藥帝不肯飲兵

人以被掩殺之故哀帝詩托名述酒其自序云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旣不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托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而發咏所謂拊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言孫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廋辭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歎而累歎也余竊窺見其旨因加箋釋以表暴

其心事及他篇有可以發明者併著之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飢寒之苦而後能存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人余未之信也

鮑參軍集十卷

鼂氏曰宋鮑照明遠也上黨人世祖以爲中書舍人後臨川王子瑱鎮荊州照爲參軍子瑱敗爲亂兵所殺初孝武好文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謂照才盡實不然也事見沈約書而李延壽史乃以世祖爲文帝集有唐虞炎序云爲宋景所害倘見於他書乎

陳氏曰照東海人唐人避武后諱改爲昭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皆作照而館閣書目直以爲昭且云上黨人非也

謝惠連集五卷

鼂氏曰宋謝惠連也元嘉七年爲彭城王法曹行參軍十歲能屬文爲雪賦以高麗見奇族兄靈運每見其新文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

謝宣城集五卷

鼂氏曰齊謝朓元暉也陽夏人明帝初自中書郎

出爲東海太守東昏時爲江祐黨譖害之眺少學有美名文章漪麗善草隸尤長五言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選所錄眺詩近二十首集中多不載今附入

陳氏曰集本十卷樓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刊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之文襄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無傳可也

後村劉氏曰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人之機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

唐子西語錄云三謝詩靈運爲勝當就文選中寫

出熟讀自見其優劣也 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元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至元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觀世變也 又云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元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淨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聖目無膜爾鼻無聖斤將曷運目無膜篋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如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元暉

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
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爲
奇作

孔德璋集一卷

陳氏曰齊太子詹事山陰孔稚圭德璋撰北山移
文其所作也

沈休文集十五卷 別集一卷 又九卷

陳氏曰梁特進吳興沈約休文撰約有文集百卷
今所存者惟此而已十五卷者前二卷爲賦餘皆
詩也別集雜錄詩文不分卷九卷者皆詔草也館

閣書目但有此九卷及詩一卷凡四十八首

吳均集三卷

鼂氏曰梁吳均叔宰也史稱均博學才俊體清拔
有古氣好事効之謂之吳均體有集二十卷唐世
搜求止得十卷今又亡其七矣舊題誤曰吳筠筠
乃唐人此詩殊不類而其中有贈柳貞陽周興嗣
輩詩固已知其非筠文有蕭子雲贈吳朝請入東
詩蓋在武帝時爲奉朝請則知爲均也無疑矣蕭
子雲詩八蕭子顯朱异平筠王僧孺詩各一附顏
之推譏均集中有破鏡賦今已亡之

江淹集十卷

鼂氏曰梁江淹文通也濟陽人梁初爲散騎常侍封醴陵侯少好學不事章句留情於文章晚節才思微退人謂才盡著述百餘篇自撰爲前後集今集凡二百四十九篇魏晉間名人詩文之行於世者往往羨於史所載如曹植王粲及淹皆是也豈後人妄附益之歟

何遜集二卷

鼂氏曰梁何遜仲言也東海人終水部員外郎遜少能詩州舉秀才范雲見其文嗟賞曰觀文人質

則過懦麗則傷俗能清濁古今見之何生矣沈約謂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與劉孝綽俱以文章見重於世謂之何劉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今亡逸不全

陳氏曰本傳集八卷館閣書目今所傳止此

庾開府集二十卷

鼂氏曰周庾信子山也南陽人梁元帝時爲散騎常侍聘西魏遂留長安孝閔時終司憲大夫信在梁與徐陵文並綺麗世號徐庾體有滕王道序陳氏曰信肩吾之子仕梁及周其在揚都有集四

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自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爲首冠

陰鏗集一卷

鼂氏曰陳陰鏗子堅也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工五言詩徐陵言之於世祖使賦安樂宮拔筆立成累遷散騎常侍有集三卷隋已亡其二今所存十數詩而已杜少陵嘗贈李太白詩首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觀此集詞蓋過之遠矣甫之慎許可乃如此

稽聖賦三卷

陳氏曰北齊黃門侍郎瑯琊顏之推撰其孫師古註蓋擬天問而作中興書目稱爲李淳風註
右別集

文獻通考卷第二百三十



